

## 诗六首

□ 殷贤华(重庆)

### 棱角

我在烈日下曝晒  
不过是收集光和热  
让我中年后不至于冷血  
我潜进寒冬  
不过是披上冰和雪  
让我中年后冷却高烧和狂热  
我还没日没夜倒下  
生在叶片、花蕊的晨露  
我必须保持人间最纯洁的水分  
我还吞下鱼刺  
给自己壮骨  
让中年后保持棱角分明

### 泪人

严格意义上讲  
我算得上是个泪人

春风一夜催开花蕾  
我会惊喜得流泪  
一只蚂蚁受伤  
我会难过得哭泣  
我的身体内部  
从不缺水和沉淀的盐  
我常常饱含热泪拥抱亲人

毫不夸张地讲  
我眼睛小但拥有泪海  
我眼珠浑浊但泪珠晶莹  
我已习惯以泪洗面  
洗身体，洗灵魂  
我的人生因此纯粹而干净

### 在意

我在意的那些花  
总是凋零给我看  
我在意的那片港湾  
几近干涸

我在意的那些勋章和学声  
爬满锈纹  
我在意的那群旅伴  
总是若即若离，甚至走走

我捂着胸口轰然倒地  
我在意什么  
什么就在我心上划一道痕

当我伤愈长出翅膀  
我终于明白  
学会无所在意  
就是学会飞

### 冬雪

给我骨的  
恰恰是  
刺骨的寒风

我最害怕的  
偏偏是  
姹紫嫣红的春天

而太阳的拥抱  
对我来说  
是致命的爱

### 城市里的庄稼

我家住一楼，最接地气  
我常赤足走进后院  
就像赤足走在田间地头

我家后院不种花，种庄稼  
比如高粱、小麦、玉米、土豆  
我家后院也种蔬菜  
比如葱蒜、菠菜、茄子、白菜  
我把乡河里钓的鱼  
放进后院的养鱼池  
蜜蜂来了，蝴蝶和蜻蜓也来了  
我几乎把一个小村庄  
搬进了城市里的家

乡土气息扑面而来  
我常常在后院合衣而眠  
我相信此刻天上的月亮  
就是家乡那个月亮  
这个不用搬

### 夜行者

夜行者像鹰那样孤独  
也像鹰那样自由

一切安静下来  
只听见月光倾泻的声音

不像太阳那样刺眼  
夜，什么都可以直视

至于蜿蜒的露水  
那不过是夜赐予的饮品

万物躺卧，世界入睡  
连风都让出一条路来

此刻，夜行者布满笑容  
他离黎明越来越远  
(殷贤华，中国作协会员)

## 渝周刊·龙水湖

## 响 年

□ 黎杰(四川)

虽然一颗单炮不足以伤到人，但也把大人吓得够戗。

大人是担心我们眼睛被炸。那时候，我们热衷于捡哑炮，并乐此不疲。

年三十午后，我们小伙伴都往院坝外头冬水田埂边跑。

我们不晒太阳，我们晒哑炮。也不纯粹晒哑炮，而是炫耀谁哑炮多。

我最忌惮母亲手里高举着的黄荆条子，因为我们在冬水田边玩哑炮，哑炮炸开泥城堡，稀泥把我们的新衣弄成了脏衣。母亲边揍边说，新年头上也要给你封印。

年少时，我们满脑子是奇思妙想。我们把哑炮中的真哑炮挑出来，从中间掰开，倒出火药，用纸包成炸药包，点燃纸包，没炸，包却呼呼烧起来。

特高，点火快又熬火化渣，还可以炼焦燥呢。炉膛在高温下隔三岔五出毛病，父亲糊炉膛自有独门绝活，他在后山挖来黄沙泥，和上水与少许盐巴，搓揉得像面团般的糯糯。他说，黄泥巴糊灶，各师各教。父亲糊的炉膛光滑、厚薄适中，既节约煤又耐用。有一天，灶里的炉桥烧断了，饿得我肚子咕咕叫，父亲却念念有词：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

傍晚时分，是煤炭灶最为热闹的时候。母亲贤惠能干，擅长茶饭与针线活，特别是做难得一见传统的“水八碗”，色香味美，闻名乡里，婆姨们时常来拜师学艺。她做饭似乎从来不要父亲去帮忙，母亲忙着煮饭时，也是父亲闲暇时刻，他会坐下来抽袋烟，那是属于他的片刻宁静。父亲在解放初参加解放军，淘得几手厨艺，退伍后任公社武装部长。他兴趣浓时，来几句《智取威虎山》，抑或取下二胡拉上《洪湖水呀浪打浪》。当然，每逢过节或珍贵客人来访，他系上围腰下厨做最拿手的血旺汤与爆炒猪肝。

如今，尽管我已步入花甲之年，但那烧煤炭灶的场景仿佛发生在昨天。在那炊烟升起之处，是温馨家的符号与母爱的象征，也是幸福的欢欣，更是清苦日子里的宁静。有时候，在夕阳西下、倦鸟归巢之际，我站在山岗上，眺望老街炊烟缭绕，那朦朦胧胧的感觉，恰似一幅人间烟火气意境的写照。母亲那“只要煤炭灶还在冒青烟，我们曾家就有盼头”的方言仍旧回响在耳畔……

## 向一株菊花学习

□ 耿闻砚(河南)

但当我见到那株菊花后，我才有了思想和行动上的改变，我变得坚强起来——我终于翻越了我内心的那个山！

记得那是个阳光明媚的秋日，我回到老家的山上玩耍。山上长满了野菊花，一朵朵金灿灿，明晃晃的，十分艳丽，远远看去好像一片燃烧的火焰，又似天上的星星撒满山坡……

突然之间，我看到了一株“奇异”的

我们学生娃，喜欢鞭炮，也怕鞭炮。

我们喜欢鞭炮的大红和喜庆，我们怕鞭炮的巨大响，那声响足以震伤耳鼓，足以震麻手指。

大年三十放鞭炮，却轮不到我们小孩子。

我们等待的，是一阵浓烈硝烟过后，刨开满地纸屑找哑炮那一刻。

说是哑炮，并不哑。无非是引线被震断了，或是引线在遇到硬物后被熄熄灭了而余下的散炮。不准捡！不准捡！

大人叫得越急，我们捡得越欢。我们只管往纸屑堆里冲，哪听得到大人的叫唤和阻止。

此时，有受潮的鞭炮在我们手中炸响了。

手指麻木，眼睛熏花，满脸让黑火药熏成花猫了。

## 煤炭灶煮甜的日子

□ 曾广洪(重庆)

黑黢黢的煤炭灶是母亲大舞台，也是这煤炭灶煮甜了我们的日子。

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口照在煤炭灶上，母亲已开始忙碌起来。她熟练地添煤、扇火，火光跳跃间，一股暖流开始在屋内蔓延。那灶膛里呼呼的火苗声，那冒着热气的大铁锅，还有那母亲灶前灶后忙碌的身影，那被映红了的脸庞，始终无法忘记。无论是盛夏的正午，还是寒冷的冬季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，尽管粗茶淡饭，尽管日子清苦，一家人依然其乐融融，没有抱怨与叹息。

家中有煤炭灶，似乎整个家里就有了生气，日子也变得更加的有滋有味。若是在过年过节或者来客人，随着煤炭灶炊烟飘浮，全家人都知道要打牙祭了，我与大狗垂涎三尺，眼睛锁住那稀缺的骨头，就连瓦房上的麻猫都猫视眈眈。有一天，远方的外婆来看我家，母亲开心至极，赶紧煮老腊肉，孰料那可恶的麻猫转瞬间就紧上屋脊尽情享受，父亲拿竹竿捅也鞭长莫及。母亲急得跺脚也无济于事，只好煮两个盐蛋应急。慈眉善眼的母亲思量再三，终于给我下达了追杀令，布下陷阱没几天功夫，那只贪吃猫就付了代价。

中午，太阳懒洋洋地挂在天空，家家户户开始做午饭，整个老街飘着人间烟火气息。在那缺衣少吃的大背景下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我8岁时就跟母亲打下手学煮饭了。煤炭灶与柴灶连为一体，高近3尺长5尺许，由灶膛、炉孔、灶门、炉桥、烟囱等组成。灶台系青石板扣

向一株菊花学习，是我很久以来，刻在心里的座右铭。它促使我翻越一座山，获得精神上的充盈。从而越来越让我坚强勇敢，充满力量。

以前的我，总是很脆弱，遇到一点困难和阻挠，就开始回避、退缩，从来不会迎难而上，坚强面对。

就拿早上锻炼身体来说，我决定每天早晨六点起床，准时去小区锻炼身体，可当我做了两天后才发现，早晨的天气太冷了，走到门外，就冻得瑟瑟发抖。到第三天的时候，我就贪恋被窝的温暖，再也没有早起过。

再比如练习骑自行车。刚开始时我

### 城市的低语(外二首)

□ 寒露(陕西)

城市的夜，灯火阑珊，高楼间，月光轻洒如银。街角的风，带着远方的呢喃，每一盏灯下，都有一个未眠的灵魂。匆匆行人，擦肩又错过，他们的故事，在风中轻轻缠绕。我在这座城，寻找一片安宁，却听见，时间低语，诉说着孤独与梦。

### 故乡的河

故乡的河，静静流淌，水面倒映着，童年的欢笑。石桥上，风带走了岁月的痕迹，留下我，与回忆，静静对话。河水悠悠，带走了多少故事，又带来了，远方的消息。我站在岸边，望着那片蔚蓝，心中涌动，是对家的无尽思念。

### 雨中的咖啡馆

雨丝如织，落在窗外，咖啡馆内，暖意融融。一杯咖啡，香气缭绕，我闭上眼睛，感受这片刻的宁静。雨滴轻敲，像一首无言的歌，诉说着，关于遇见与离别的故事。我拿起笔，在纸上轻轻划过，试图留住，这雨中的温柔与遐想。(寒露，本名曹哈，陕西省西安市作家协会会员)

### 闹元宵(外二首)

这些纸糊的动物

共同奔走，发声，造型

传递内心的兴奋和吉祥

一年一度，习惯这样的热热闹闹

□ 兰采勇(重庆)

是因腾，抑或祈福

若干个时代积攒的纷纷扰扰

在现实和尘埃中，心动

缘于精心设计的雷声和闪电

千年不老，万年不倒

模糊的印痕逐渐清晰

我们称之为传承

### 踩高跷

穿过历史的烟云

一群人，借助两根木跷

把自己安置在恰到好处的高度

从尘埃中出发，御风而行

无限接近，并叩开春天的房门

看似摇摇晃晃的人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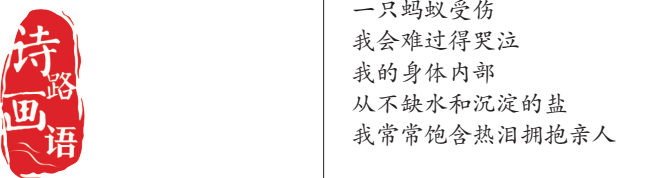
从容走过的旅程何止千年

牵引出的祝愿和寓意

和所有围观者的相遇



摄影：周宇



## 隐语

□ 红线女(重庆)

她的盛开精确地击碎自己  
白色的浆  
冲破绿色的欲望  
向外倾泻  
向他流去

他站在荷叶中间  
陶醉于躲避  
陶醉于凋谢  
以及快要成形的果实  
以便我们  
更好地知道  
莲籽们在秋天的光芒

可我更知道  
夏天之后的季节  
他们还会看着，还会爱着  
即使终将分别于永恒之中  
也能成为  
人世的隐语  
也能住进彼此的身体  
或者  
灵魂里  
(红线女，本名何小燕，大足区作家协会副主席)

样的精神，何谈我们人呢？

这株生长在石缝里的菊花，就像一只强有力的手拉了我一把，使我精神为之一振，醒悟过来，催促自己向这株菊花学习，改变我的软弱性格。不论是生活还是学习，都开始有了起色，成为邻居和同学们眼中的“好”孩子。

正是这株“奇异”的菊花，让我翻阅了我内心的那座山，让我获得了坚强的精神。

向一株菊花学习。它又像一把强有力的工具，把横在我面前的大山铲平，使我翻越了我内心中那座高山，让我明白了坚强的道理。

## 时光深处的元宵

□ 王中平(重庆)

灯笼，猜中一条谜语可奖励一角钱，孩子们不管自己猜对没有就撕下盖住谜底的红纸条，结果是大多数都没猜到，惹得旁边的人哈哈大笑。其实，猜不猜中并不重要，从这过程中所感受到节日的乐趣才是最重要的。

灯谜刚猜完，几声锣鼓声响，远远看见早船缓缓划来。早船做得非常好看，上面画上玉米、小米、水稻，写有“五谷丰登”“风调雨顺”的字样。早船里坐着一位标致的姑娘，轻轻地划动着船桨，游走在人群里，一个画着花脸、手摇扇子的人在前面引路，做着各种各样滑稽的动作，使得观众开怀大笑。

玩龙灯当属重头戏，往往最后才

出场。两条巨龙龙角粗壮，眼睛如炬，龙须飘飘。十几个壮汉，头戴草帽，穿着一件单衣，舞动着龙杆，让两条巨龙时而如水中遨游，时而像在云中腾飞，时而高耸，时而低下，蜿蜒腾挪。打铁花的师傅向空中抛撒铁水，飞溅的铁水在龙灯周围开出美丽的铁花，使两条巨龙更加熠熠生辉，霞光满天，流光溢彩。在一片欢呼声中，两条巨龙不停地给观众拜年。

元宵节，也是少男少女谈情说爱的日子。在那灯火阑珊处，小伙子多么期待姑娘匆匆的一瞥，那如月娇羞的面容从此就烙印在心里。如《大明宫词》里太平公主无意中掀开了薛绍的面具，如《步步惊心》中自由洒脱的

感动之余，为表演者捏了一把汗

看不见的背后，是无数次摔打以及感知不到的疼  
他们是身边熟悉的兄弟姐妹  
缠上绑腿，站起来，就像一次新生  
结营的光束照亮了前行的路

### 猜灯谜

一次智慧的交锋，百般思虑  
像棋逢对手，不开口

不代表心中没答案

千万个谜面，都有预设的谜底  
避不开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、六畜兴旺不懈地，在熟络的故事里  
加入崭新的章节，是记忆再现  
打通古与今之间的关节  
狭窄处，也能感受豁然开朗

循环反复地，供养着一代代人的情感  
问前世，惜今生，懂来生

(兰采勇，中国诗歌学会会员、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)